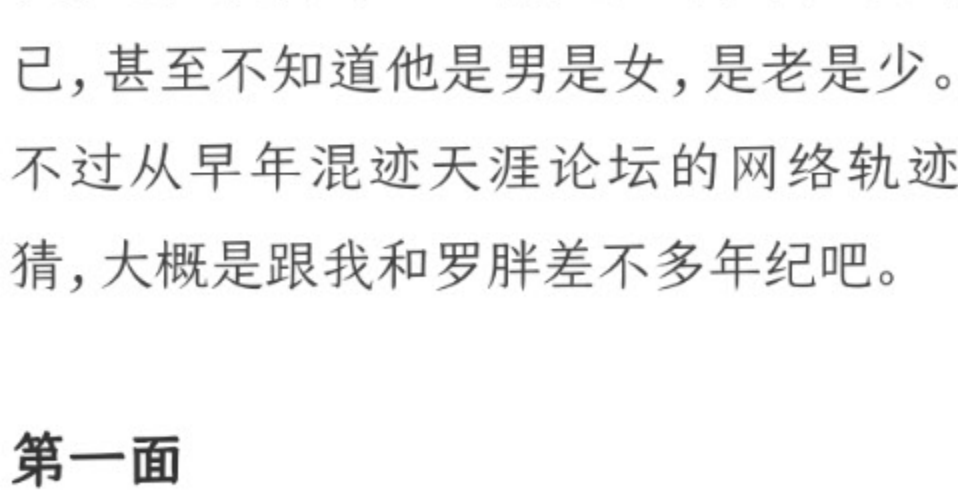


剧透：熊逸是个怎么样的人？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（年度日更）
今天

进入课程>



李倩老师亲述

你好，我是李倩，熊逸老师的课程主编。

趁着《资治通鉴熊逸版》第一辑出版，我来跟你聊聊我所认识的熊逸。

从2018年开始，一直都是我服务熊逸老师。而在此之前，我不但读过他很多书，还卖过他很多书，但这个人对于我来说，也只是书名上“熊逸”那两个字而已，甚至不知道他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。不过从早年混迹天涯论坛的网络轨迹猜，大概是跟我和罗胖差不多年纪吧。

第一面

熊逸是个笔名，而且他不止一个笔名，多年来出版了几十种图书。

他并没有读过大学，也没有在正式的学术机构工作过，但他的阅读范围之广，思辨能力之强，又远在很多专业学者之上。因为没有什么世俗意义上的头衔，所以，罗胖一直用“思想隐士”来解释他的身份，这个词就成了他如影随形的标签。

见到他本尊之前，我对“隐士”和另一个现代人挂在嘴边的词“社恐”多少有点不以为然。但后来我终于印证，“隐士”对熊逸来说，不是人设，而是肉身的主动隐没，他把自己的人际交往控制到了个位数之内，只用文字跟现实社会吐纳呼吸。

说服熊逸来得到开课，罗胖跟他有个事先的约定，尊重他的生活方式，不必露出真容。老师讲课，总得有个具体形象，于是同事大蕾画了个卡通熊代表他。

这只熊有时候穿长衫，有时候着僧袍；讲唐诗的时候圆润些，讲宋词的时候人比黄花瘦；讲莎士比亚的时候，甚至还穿过条纹礼服配上夸张的蕾丝拉夫领。熊逸觉得这只熊很像自己，于是心安理得地躲在熊头背后键盘打得飞快。

第一次见本人，是研发《熊逸佛学50讲》的时候，我已经从同事那里接手，服务他好几个月了，刚好他来了北京，总要先见上一面。约了吃火锅，应该是初春，反正每个人穿得都很厚，看上去他越发地像一头熊。他比我们先到，等我见到他的时候，已经面颊微红。手一直握在一个扁扁的玻璃瓶上。

虽然已经密切合作了一整年，他见到罗胖仍然紧张，幸亏饭桌上有沟通高手脱不花，而且吃火锅的好处，是可以低头涮肉不张嘴也不觉得尴尬。也不知道是因为火锅还是暖气，总之我感觉他全程在冒汗。

吃完饭临出门，我俩走在后面，他悄悄告诉我，我们到之前，他已经先喝了一瓶“小二”，但还是很懊悔自己语无伦次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，在生活中看到有人真的靠喝酒壮胆。

后来我们一直都是远程协作，知道他开口讲话有心理障碍，于是我俩沟通从来不打电话，文字来文字去，不管是学术上的探讨，还是事务性工作，不需要寒暄客套，言简意赅，说完各自快闪。

赤子其人

直到今天，搜遍互联网和社交媒体，都找不到任何一张熊逸的照片。我常常好奇，一个人得放下多少虚荣心，才会如此彻彻底底隐身于茫茫人海。

不止一个人问过我，熊逸是不是个七老八十的白胡子老头儿，恨不得还想象他穿着中式长衫。天地良心，他跟我差不多年纪，衣衫整洁，堪称白面书生。最平常的打扮，是套头衫加休闲裤。去年秋天我去看他，见他的套头衫上，有四个秀气的小字：饲猫少年。

他很喜欢邻居家的一只长相憨傻的猫，在自家阳台上偷偷准备了猫粮和玩具，每天打开阳台门，巴巴地等待出轨的猫咪来他家造访。据说，主人家一直困惑，自家的猫也不见得吃得多，怎么就长得油光水滑。

第二天再见面，他还是穿着同样的行头，但很认真地解释，是昨晚洗过的。他太太说，不管有多少衣服，他永远只穿衣柜里最上面那一件；裤子也是，某个阶段就盯着一条穿，晚上洗了，白天继续穿。有时候会打电话说，裤子没干，还出不了门。

而我亲眼看着他在一餐饭里点了两盘宫保鸡丁，也不大跟同桌的人礼让，自顾自吃完，笑眯眯看着大家继续。这种怪癖，很有《世说新语》里的名士风度。

也不是说他对物质毫无追求。比如，他书房里有一件亚克力摆件，粗看平淡无奇，里面像琥珀一样嵌着星星点点的碎屑，最大的也才一厘米见方。但是，那些碎屑来自很多私人博物馆的收藏，比如火星陨石颗粒、霸王龙的牙齿、埃及木乃伊裹尸布的碎片、庞贝的火山灰、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铅弹碎片、莱特兄弟飞行服纤维、泰坦尼克号上的煤炭、珍珠港的沙砾、诺曼底登陆日的铁丝网残骸、阿波罗11号指挥舱的金属。他就为这些历史的碎屑激动不已，写作间歇，就会忍不住拿出来把玩一番。

所以你看，他只是把注意力投注在自己认定的事上，其余，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

大隐于市

但熊逸并没有远遁深山，他只是生活在某个离北京上千公里的大城市，住在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的顶楼，这时节，窗外开着桂花，正是香浓。

2019年下半年，罗胖跟我密谋，能不能请熊逸再重新开个年度日更专栏。在那之前，熊逸在得到开的课程，不光有日更的《熊逸书院》，还陆续讲了佛学、唐诗、宋词、苏轼，甚至包括莎士比亚。他这一肚子的学问，小打小闹终究不过瘾，不如干一票大的？不知怎么就说了《资治通鉴》。罗老师还说做完跨年演讲，咱们一起去探望熊逸老师，跟他一起当面聊聊这个大工程。

其实当时我们谁都不肯定，熊逸会不会接这个大锅。毕竟，上世纪80年代，柏杨在台湾翻译白话版《资治通鉴》，从64岁干到了73岁，一笔一划，一字一格写出了1000万字。那十年被柏杨形容为另一个“十年牢狱”。但熊逸听了竟然摩拳擦掌，没几天就发了7篇样稿给我，当时看完，我跟罗胖相视一笑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，给当代中国人讲《资治通鉴》的样子。

只是还没等我们成行去见他，新冠疫情就来了，全球几十亿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，但熊逸仿佛置身事外，如期开始了这场苦修。从此以后，更加足不出户、目不窥园，每天早起开始工作，查资料、写作，雷打不动地按计划推进，常常也要写到深夜。累了就弹会儿钢琴，这样的生活节律简单，却心无旁骛。为了打这场硬仗，他戒了烟，戒了酒，甚至成功瘦了身。

书房探秘

趁着《资治通鉴熊逸版》第一辑出版，我问熊逸，我能不能用短视频的形式，带得到同学探访一次他的书房。并且再三保证，并不需要他本人露脸。他大抵是不好意思拒绝我，但还是紧张得一夜没睡好。太太安慰他，是咱们家出境，又不是你出境。

幸好，我请到了老友耳东尘掌镜，这个有无限“街头智慧”的跨界摄影师，是我能找到的最精简的拍摄人选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，可以搞掂灯光、音效、摄影、剪辑诸多工种。我简直没法想象，带一大队人马闯进熊逸家，他脸上会是多惊恐的表情。

放我们自己拍他的藏书的时候，熊逸在旁边一声不吭地弹琴。我跟他说，别弹你那电钢琴了，赶紧换个真钢琴吧，专业人士都说，触感完全不同呢。但他不无惶恐，说打扰了邻居怎么办？我口快，说我不信你们小区没有学琴的孩子。别人家怎么办，你就怎么办呗。摄影师不解，这么悠扬的琴声，我都好想做邻居跟着沾光。

说来也是个传奇，熊逸的钢琴就是写自己这版《资治通鉴》的当口现学的，完全没跟过老师，只是跟着手机APP和视频自学。学了一年多的时候，我曾经拿他弹萧邦的B小调夜曲的录音，请教过音乐学院的老师，没说是谁弹的，只让听听水平。他们说手指功夫很灵活，很有自己的风格，像是练了六七年，但如果是高考的话，一定要把节奏弹对我。我抚掌大笑，说这个人不用高考。

所以，你打开文稿看到的这段熊逸书房探秘的视频，钢琴伴奏就是熊逸自己。摄影师说，这样笨拙的演奏，跟笨手笨脚的熊老师，实在是完美匹配。

不可思议

一年前的某一天，我告诉熊逸，宋神宗1077年的荷花，开了。

莲子是2015年在河南开封一个叫小河寨的地方挖到的。之所以能推断为宋代，是因为在宋神宗熙宁十年间（1077年），黄河有过一次改道，恰逢夏秋时节，这是有历史记载的。河水往南流过了杞县境内的高阳、邢口等地，人们猜测，当时正好有人家种植莲花，莲子成熟，黄河冲刷淤泥奔腾而来，就把这些莲子埋入地下，封存至今。后来有人把这些千年古莲子重新种了出来，开了花。

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我的心怦怦直跳，就把盛开的红莲花照片发给了熊逸。

1000年前，宋神宗的宰相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，1000年后，宋神宗时代的古莲子，盛开在今天的池塘，两个瞬间交织在一起，熊逸说“真是不可思议啊！”

我也常常想，世间有熊逸这样一个人存在，真是不可思议啊。

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熊逸，他仿佛一个世间传奇，我只能用我跟他有限的交往告诉你，他真实存在，写书的时候聪敏得像只狐狸，生活中笨拙得像个棕熊。

谢谢所有保护他的人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，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，和其他同学互动交流，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。课程老师@熊逸、主编@李倩也会不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~

就此参与讨论>

< 前一篇

后一篇 >

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用户留言

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

summer.墨 20小时前 +关注

讲真，熊逸老师的《佛学50讲》是我在得到买的第一门课程，听熊逸老师的这门课，给了我从众多书上不一样的认知。如果说《佛学》让我认识熊逸老师，那么《资治通鉴》则令我喜欢上了熊逸老师，他讲述的《资治通鉴》竟然让我对战国那段历史产生了好奇和兴趣。

对于“隐士”的理解，开始于我的师父永芸法师，法师讲她在终南山闭关期间的一些经历，后来好奇翻看了比尔波特的《空谷幽兰》一书，心中对于自古以来的这些隐士，远离尘嚣，清心修行的钦佩与向往。

所以，当李倩老师说“隐士对熊逸来说，不是人设，而是肉身的主动隐没，他把自己的人际交往控制到了个位数之内，只用文字跟现实社会吐纳呼吸”时，自然而然地肃然起敬了。

那是一种怎样的高洁自律，犹如陷于尘世，但不为所扰的笃定。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；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强于污掉陷渠沟……

这样的理解熊逸老师的人设，似乎过于超凡脱俗，最是那个“饲猫少年”，直白了那颗不被杂染的心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8 6 181 分享